



工地上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好徒弟.....	南 平 (2)
工地上.....	陈怡君 (13)
任务.....	沙發来 (22)
三十八晝夜.....	何 嶸 (30)
煤海的浪花.....	何鴻泉 (41)

好徒弟

南 平

立秋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，天气仍是像蒸籠一样的悶熱。我和本組的學徒工小賈，在工地俱樂部里打了一陣乒乓球，熱得我們滿頭是汗，渾身上下的衣裳，也都沾到了身上，真是難受極了。

“南師傅，天怪熱哩，咱們到公園去玩一會吧！”小賈一面用手巾擦汗，一面向我說着。

小賈這孩子，平常最不怕熱，大伏天，別人熱得連午覺都睡不着，小賈仍在太陽地練習打籃球。我不断地勸他說：“少打會吧，小賈。天太熱了，別叫把你晒昏了。”他總是笑着回答我說：“南師傅，你放心吧，我們年輕人越晒越結實。”他既是不怕熱，可今天為啥又嚷着天熱呢？可能是他怕我年紀大了，受不了這股熱。

我想到這里便对小賈說：“好啊，到公園轉轉也行。”

我倆走出工地大門，便到了第一路公共汽車站，排着隊走上汽車，小賈找一個靠窗子的地方讓我坐下，他挨着我站着。這幾乎成為習慣了，凡是我的徒弟，坐公共汽車時，總是站着，把座位讓給老年人和婦女們坐。

汽車像飛一樣地奔馳在平坦的柏油馬路上，我倚着玻璃窗，飽視着路旁風光。一排排紅色的高大樓房，這是國家給工人們蓋的宿舍。無數的聳天煙囪，冒着濃煙，像一根根的煙柱一樣，直入雲霄。成群的男女工人們、職員們，騎着新自行車，

在和汽車賽跑，一会儿汽車跑到他們前面，一会儿他們又趁着汽車到站停車的機會，追到汽車前面去。我正在細心地了望馬路旁的景致，突然聽到了一種清脆的聲音：“各位乘客請注意，前面就是人民公園站。”小賈怕誤了下車，還沒等女售票員喊完，便攙着我說：“南師傅，咱們下車吧，到啦。”

我和小賈剛走進人民公園，便聽見有人在喊：“南師傅！南師傅！”一個年輕人從假山上跑下來，伸出兩隻大手，一隻手和我握手，另一隻手抓着小賈的手。我抬頭看時，原是于廣才工長。因為他過去跟我學過手藝，所以一見面仍稱呼我“南師傅”。

小賈看見他于師兄來了，高興得又蹦又跳，拉着我們倆，非叫跟他划船去不行。

我一面走一面想：現在的年輕人多麼幸福啊！無憂無慮的，除了生產、學習就是玩。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，咋能進步得不快呀！就拿于廣才來說吧，1952年他初中畢業後；到工地來學木工，剛到工地時，他還帶着一身孩子氣，聽到了馬達聲時，吓得他用手掩住耳朵；走上高層腳手架時，吓得他兩條腿發抖；抬大梁壓得他肩膀紅腫；推刨子磨得他兩手血泡。確實，學木工真不是件容易事，很多和于廣才同來的學生們，都被困難吓跑了。可是小子，這個農民出身的年輕人，他堅持下來了，他沒有被困難吓跑。白天，他跟着我們在工地干一天木匠活，晚上，別的人都到街上去玩了，有的去看電影，有的去聽說書，有的去逛公園；可小子呢，他總是一吃過晚飯，便夾着課本，向工地技術訓練班走去。每天早上，天剛亮，他就又從床上爬起來，忙着發鋸、磨刨刃，同時，他還要幫助我和另外幾位年紀大的師傅們提洗臉水。總的說一句：他是啥活都干，他是個能吃苦又能干的好徒弟。我很愛他，我願意把我所

会的一点手艺，全部教给他。

短短的四、五年工夫，小子进步可真快，在我们小组内，他由学徒工升为六级工了，他的手艺和理论已超过我了。去年，因工作需要，领导上又把这个人调到五工区当工长。更了不起的是，他当工长的头一年，便被评全公司的模范工长了。

自从小于调出我们组以后，已经一年多了。见面的机会不多，前些时，在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，内容主要是说小子创造了一种“竹模型板”，能节省木料，又能降低成本。看了之后，我也想试验着弄一下，但详细的弄法，我还没摸清。本来嘛，我可以到小子处去问一问，可总是觉着不好意思，虽说是新社会了，但师傅向徒弟学手艺，却也是少见的，更为难的是，我怕各位老师傅看见了笑话我，所以，我这个思想，一直是窝在肚子里。今天正好碰上了小子，等一会瞅个好机会，我非问问小子不行，管他难看不难看哩。

我只愿回忆小子的往事，猛不防小贾拉了我一把：“南师傅，该上船啦，你还在想啥哩？莫非是你害怕吧。来，我搀着你上船。”

“用不着搀，我自己会上去的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随着两个年轻人，走上了小船。

当小船飘荡在湖中心的时候，几棵高大的垂杨柳，正好给我们遮住了太阳光。一阵阵小风，贴着湖面吹来，把我一星期的疲劳，一下给吹跑光了。

“南师傅，叫于师兄给咱们介绍介绍，关于他创造竹模型板的事吧。”小贾的这几句话，正说到我心窝里，我便来了个顺水推舟，对着小子说：“小子，既是小贾想听，你就给说说吧。我也想听听哩。”小子也不知道是害臊，或者是客气，反正他脸是红了。停了半分钟后，他才说：“这有啥值得说呢？”

反正咱們是自己人，說錯了也沒啥，說不清楚也沒啥。”于是他就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：



“去年春天，本市201工厂开始建筑了。我就被調到那个工地去当木工工長。

“我到工地的第一天晚上，便趁着休息時間，走到我所領導的几个木工小組里，工友們听說我也是木工出身，又听說我是南师傅的徒弟，大伙都很高兴地欢迎我。

“說了一陣閑話以后，接着，木工們又告訴我說：‘工地經常沒有木料，木工們常常沒活干，有时候干一天活，停一天；有时候干一天活，要停好几天，真把人歇坏了，歇得兩只手發痒，歇得渾身沒力，歇得月月完不成計劃。’最后木工們又告誡似地對我說：‘于工長啊，你可是木工出身，你可該知道木工料不湊手，是多么耽誤生产，我們希望你，能按时撥給我們木料，保證我們不再停工。’当时，我滿口承当了木工們的要求。

“一天，二天，……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可工地缺木料的問題，仍沒得到解决。木工們找我要料的次数，越来越多了，他們的態度，也越来越急躁了：‘不給我們材料，咋叫我們完成計劃呢？’‘我們达不到定額咋办呢？’‘人家当工長了，还管你工人达到定額达不到定額哩！’这样的二話，一天多一天，一天难听一天。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，便气呼呼地跑到刘工程师（工地主任）的办公室里，对他說：‘刘主任，工地整天沒木料，完不成計劃，达不到定額，工人们淨找我吵，請你照顧照顧，給我們工段調点木料吧。’‘上級沒調来木料，我拿啥調給你，我会变？’，‘少給我們調一点吧，哪怕是三立方、五立方都可以。’‘說不行就不行，你这同志真有点……’刘主任不耐烦地回答我兩句后，又埋头批改文件去了，看样子他不願意再理我啦。

“我垂头丧气走出主任办公室，可煩極啦。心想：在工

地，木工們給我釘子碰，到辦公室，主任又給我釘子碰，我就這樣倒楣，誰想訓誰就訓一頓；越想越生氣，干脆回小組仍當我的木工，不干工長這活了，也免得生悶氣。”

“你真是這樣作了嗎？”小賈問着小子。我也用責備的眼光看着他，好像是說：“你要是這個樣的沒骨氣，可不能算是我的好徒弟。”

小子稍停片刻以後，接着說：“不。我沒有這樣作，我只是這樣想想，後來我又一想，不對頭，一個共產黨員，不應該這樣對待工作。咋辦呢？我決定把木工段當前的困難，向工地黨委彙報一下。

“楊書記聽了我的彙報以後，很重視這個問題，當時他便對我說：‘工地缺木料的事，黨委早就知道，恐怕短時期內，這個問題還不能解決，因為今年全國建設任務大，所以木料不夠用。但問題不在於此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忽視了發動全體職工想辦法解決和克服缺木料的困難。’他略微想了下後，又接着說：‘好吧，明天上午召開一次黨委擴大會，專門研究工地缺木料的問題，你、劉工程師和材料科長都來參加會議。好嗎？’

“‘當然可以啦。’我相信無論啥工作，只要我們黨支持，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。

“經過黨委會充分討論後，大家一致認為目前工地確實缺木料，而模板又確是工地的最主要工序，模板要是支不起來，別的啥活也干不成，所以黨委決定向全體職工提出一個課題：不利用木料，或少用點木料，能不能把模板支起來？

“第二天，工地的飯廳旁，建築物的牆壁上和黑板報上，貼滿了合理化建議課題布告，上面寫着：‘本工地缺乏木料，特別缺模板料，它直接影響了整個工程的進展。為了解決上面

的問題，希望全體職工，都想想如何不用木料就支起模板。

“布告出來以後，職工們紛紛討論。我們木工段的人，當然更關心這個問題了。晚上下班後，我和本工段的幾位老技工，坐在一大堆竹架杆上，商量着不用木料支模板問題。突然我想起了一個念頭，我們家鄉是在南方農村；那裡有很多農民，用竹竿劈開作牆板，也有很多人，用竹竿劈開作屋面板用。既然竹竿劈開能作木牆板，若是再稍微改進一下，不也可以當竹模板用嗎？我把這個意見告訴給他們聽，他們也都說可能行。接着，我們又商量着用竹竿作模板的操作問題，到十二點鐘左右，我們才弄出來個合理化建議草稿。我們相信我們的建議一定能實行，所以連覺也顧不得睡了，我立即向劉工程師的宿舍跑去。

“我費了好大的勁，才把劉工程師叫醒，他帶理不理地問我：‘于工長，半夜裡來喊我，有啥事？’‘我們想用竹竿劈開作模板用，準備明天就作點試驗，所以先來請示一下。’‘用竹竿作模板，明天就試驗！真是開玩笑。你知道么，竹杆劈開有縫，洋灰漿跑了咋辦？竹竿片彎了，房壓坍了咋辦？……’

‘劉工程師，我們商量過了，竹竿縫可以用黃膠泥糊住。竹片容易彎，可以加幾根木帶。’‘不行，我說不行就是不行。人家科學院專門研究竹材使用的專家，還沒說竹材能當模板用呢，難道咱們的技术能比科學院還高嗎？’‘劉工程師，我們相信竹竿一定能作成模板，請你允許我們少作點試試吧！’‘不行，我再說一遍，還是不行。’接着他又安慰我似地說：‘于工長，你們這個合理化建議雖說是沒實現，但是精神可嘉，希望你們以後多提合理化建議。’‘不，劉工程師，我認為我們的建議一定能成功，假若你不批准的話，我要把我們的意見反映到黨委會去研究解決，我相信黨委會一定會支持我們的。’我說了之後，氣憤憤地走了。但我走出門以後聽見劉工程師在屋內

自言自語說：‘唉！年輕人真是，他們就不知道技術問題的复杂，光是憑一股熱情，想弄啥就要弄啥，真是沒辦法。’

“我离开刘工程师的宿舍以后，天已快亮了，但为了抓紧时间，我没有回宿舍，就近一转弯，便走向党委办公室。楊書記的电灯还没有熄，門也没有关，他还伏在桌子上攻读建筑工程学哩！他看见我以后，馬上站起来說：‘于工長，起来这么早，有事嗎？’我把用竹竿作模板的事和剛才同刘工程师所發生的事，詳細向他說了一遍。他首先對我說：‘刘工程师是老技術人員，經驗多；同时，他又是咱工地的主任，所以不管碰見啥事，要多向他請示，要尊重他的意見。’接着他又說，‘至于你提的合理化建議，我看很好，我同意你的意見，召开个党委扩大會議，好好研究一下，但是，現在你得馬上回去休息一会儿。’他一面說一面拉着我的手，送我回宿舍。

“一个晴朗的晚上，工地像白天一样的明亮，月光和电灯光交織在一起，誰也說不出这光明到底是月光呢还是电灯光。爱好文娛活動的人們在俱乐部里打乒乓球，下象棋，打扑克；爱好跳舞的姑娘們在陰影下唱着別人几乎听不見的歌，跳着維吾尔舞和交際舞；在工地會議室內，却坐着另外一班人，他們是黨委委員、先進工人、工程師和有关領導人員。

“會議开始了，楊書記簡要地說了一下要研究的問題，接着由我發言。我把我們工段的合理化建議念給大家听：‘我們工段准备用竹竿作模板代替木模板。其具体作法是將竹竿劈成一片片的，然后再用廢木条把竹片釘成各种式样的模板塊，大家看行不行？’

“我剛說到这里，刘工程师就又把他那一連串問題提出來了：‘竹竿力量小，房压坍了咋办？竹竿劈开有縫，漏洋灰漿咋办？……’

“‘漏漿問題，我們用黃膠泥糊一下，保准不漏；至于力量不夠問題，我們不會計算，不過根據我們木工段討論的結果，我們認為竹片加了木帶以後，力量不算小了。’

“劉工程師接着又說：‘如果沒有詳細計算，我認為這樣作太冒險了，因為科學院研究竹材的專家還沒有說過竹竿可作模板用哩！’

“‘我要求發言。’一位穿着學生制服的人（他是剛從清華大學畢業，分配到我們工地工作的王平）舉着手說。

“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後，他站起來說：‘于工長的建議很有價值，可以試一試。因為竹竿是一種廉價的建築材料，它不但能代替目前我們工地所缺的木料，同時也能大大降低成本。從理論上講，目前科學界雖未肯定竹竿能作模板用，但竹竿的抗压、抗拉力，都比木料大，它的缺點主要是容易彎曲，只要我們在試驗中詳細地計算，我看不會出啥問題，我願意幫助于工長計算。

“接着發言的是木工組長谷才，他是本省的先進生產者，我們全工地作模板，就數他的技術高了，所以他的發言更惹人注意。他說：‘于工長的建議，我看也中，我願意協助他解決在制作中的具體操作問題。’

“經過了兩個多鐘頭的爭論，最後絕大多數人同意了我的建議。但劉工程師仍是堅持着說：‘用竹竿作模板不保險。’最後楊書記發言，他說：‘我個人認為于工長的建議很好，正如大家所說，這種辦法既能節省材料，又能降低成本，具體到我們工地來說，這種辦法具有更重大的意義，誰都知道咱們工地沒模板用，由于沒模板用，我們月月完不成生產計劃，我們工人常常停工……我們能讓這種現象繼續下去嗎？不能。我們能光等着上級給調木料嗎？也不能。那咋辦呢？最主要的辦法

是靠咱們自己想办法，于工長的建議就屬於这种办法，我也同意作一部分竹模板試一試，大家看咋样？’

“‘对！对！，同意楊書記的意見，就先作一部分試試吧！’除刘工程师以外，其他人都这样說。刘工程师見大伙都同意試試了，他也沒再說反对意見，只是說了句：‘少作点試試也可以，但是可不能因此而耽誤生产。’

“會議就这样結束了。散会后，楊書記約我到他的办公室內，對我說：‘于工長，試驗竹模板时，可千万要小心呵！’我点了点头說了声：‘嗯。’楊書記接着又說：‘为了竹模板能順利地試驗成功，党委准备派谷才和王平兩個同志幫助你工作，你看中不中？他倆也都是黨員。’‘那太好了。’我握着楊書記的手，覺着渾身都是力量，我坚信在我們党的正确領導下，竹模板一定能試驗成功。臨走时，楊書記又把我送到門口，并囑咐我說：‘在試驗中有啥困难，要随时向党委反映，党委能协助解决的，一定大力支持。’

“每天晚上一吃过晚飯，王平、谷才和我便湊到一起，研究着用竹竿作模板的細節問題，斧头、鑿刀、竹竿，就放在我們跟前，王平拿着鉛筆和計算尺，我們算着、作着，不合适的地方馬上糾正。有时候我們作到深夜，有时候我們作到天明，有时候楊書記也来看看我們，但他从不打断我們的工作，他只是在我们旁边站一会以后，不吭声就又走了。

“整整化了一个星期的時間，我們三人，用竹竿作成了五十来个平方公尺竹模板，并把它們支在厂房屋面上，准备打混凝土。作法是这样的：先用鑿刀把竹竿劈成一片一片的，不能太寬也不能太窄，太寬了竹模板表面不平，太窄了力量不夠用，同时为了釘着方便起見，劈成的竹片不要一个个公开，要互相連在一起。为了保証竹模板的結实，每隔三十公分要釘一

根木帶。為了保證竹模板作成後不漏漿，我們用黃膠泥塗部把竹片縫糊住了。作好以後，我們三個人商量的下，決定第二天就打混凝土，試試竹模板到底行不行。但我們心中相信一定能試驗成功。

“四月十五日的早晨，太陽剛剛出來，我們三個人便先趕到工地，戴着安全帽走進廠房內，對已支好的竹模板作了最後一次檢查，接着楊書記、劉工程師、工會主席……都來了。馬達聲轟隆轟隆地響着，新拌出的混凝土像噴泉一樣從攪拌機口不停地往外傾瀉着，混凝土工人們將新出的混凝土一車車地往竹模板上搬送，振動器像萬條長蛇樣地鑽到混凝土屋面的心臟中，吐吐地叫個不停。一小時前還是一片青色竹片，現在變成一片灰色屋面了。

“混凝土屋面打成了，大伙一檢查，沒出啥問題，竹模板沒被壓彎，也沒漏漿，房也沒壓坍。看到這種情況後，大家嚷開了：‘這辦法真行。’‘小子這傢伙不簡單，想這個辦法不錯，給咱們工地解決了大問題。’

“說老實話，我心里當時也高興得很，可是我沒說啥，我只是呆立着，凝望着新澆成的混凝土屋面。突然有一個人向我跑來，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：‘于工長，真沒想到，科學院還沒肯定的東西，咱們工地倒先用了，真是奇蹟。’原來來人正是劉主任。

“我正愁着沒啥可說，恰好谷才從那邊廂跑過來了，他對着劉工程師說：‘劉主任，批准我們小組大量作竹模板吧！’

“劉主任笑着說：‘不光批准你們一個組大量作竹模板，而且我批准全工地的木工組都大量作竹模板哩。’

“從這時起，我們工地便大量用起竹模板來了。”

小子講到這裡，我再也忍不住內心的高興了，我抓住他的

手說：“好徒弟，你真行，你真是我的好徒弟，從現在起，你該當我的師傅了。”他聽了我的話後，不好意思地紅着臉說：

“這不是我個人的成績，要不是黨的正確領導和王平、谷才等同志的幫助，我自己是啥也搞不成的。”

1957.11.9于鄭州

工 地 上

陳 怡 君

一進工棚門，靠左邊的一口大工具箱是鉚工組的。徒工小朱已經一件件把工具拿出來擺在適當的地方，張師傅滿意地看了一眼，扔掉烟蒂，摘下手表，瞧了瞧，用手帕包好，放在上衣口袋裏。這是他慣常的工作前的準備。他跟剛來上班的同志們打過招呼，就告訴小朱說：“上班的時間快到了，你先到材料組去領好鉚釘，把火爐生着，等楊師傅一來……”

“啊呀，我忘了告訴你。”小朱急急地打斷了張師傅的話，“楊師傅叫我告訴你，他昨天下班後渾身不舒服，恐怕是打擺子，主任叫他去醫院看看，說是上班後有人來替他。”

“是誰呢？”張師傅想，“甲方沒有熟悉干這行的鉚工，老楊是我的老搭檔，走了他，這裡就搭不起架子來。究竟是誰呢？”他懷疑地想着，焦急地等待着。

開始干活了。起重工呼着號子推絞車；火焊工呼呼地切割着鋼板；電焊工嗞嗞嘎嘎地焊接着；在這些聲音中還夾雜着叮叮當當的錘聲，聯成一片工地樂曲。

張師傅仔細地檢查風帶，小朱戴着水晶眼鏡往爐里加煤，小鼓風機在爐下呼呼地吹着，爐中的無烟煤已經白熱化了。

“怎么还不見來人。”小朱焦急地向外張望，忽然他喊道：“張師傅，你看，童經理來了！”

張師傅轉過身來，看見在木井架邊的小路上，經理邁着他那穩健的步伐，橫過輕便鐵道向這邊走來。後面跟着幾個工地幹部。

童經理有四十來歲，中等身材，穿着一身舊藍布工作服，沿路向熟識的工人打招呼：“秦師傅，楊師傅，都忙吧？”

“哎，不忙！來干活嗎？”

“丟的時間長了，恐怕不行了。”他謙虛地笑着說。當他走近張師傅的時候，緊走兩步，握住張師傅的手抱歉地說：“叫你好等。”

“沒什麼，沒什麼。”張師傅看着經理還是那麼親切、樸實，興奮得不知說什麼好了，“想不到是你……”

“經理，是你來替楊師傅嗎？”小朱懷疑地問。

“是的。”經理笑着對小朱說，“論起來我還是你的大師兄哩。”

“這個我知道。”小朱一邊把鋤釘放在爐里一邊說，“張師傅告訴過我，你在東北當黨委書記的時候，深入下層工作，跟張師傅學習可真用心。還解決不少問題。”

“想不到咱們又在一起干活了。”張師傅訥訥地說。

鋤釘已經燒好，張師傅與經理準備動手干活了，這時跟經理一起到工地的魏主任、定額員和行政組長杜少君等五人，在工地轉了一圈又回到這裡。童經理聽魏主任說他們上午把工作干完，爭取下午都來參加勞動，就非常高興地說：“好，你們走吧。往後有時間多參加些體力勞動。黨教導我們這樣干，好處大着哩！”轉過來他又告訴杜少君，“有人來工地給我捎個饅頭，晌午飯我就在這裡吃。”

鋤釘噠噠噠叫起來，窩窩頭用它那半圓的咀吻着通紅的鋤釘，那响亮的象放機槍的聲音成為工地樂曲的主奏。

才只鋤三百多個釘，毒熱的太陽，繁重的體力勞動，已經使他們出了滿臉滿身的汗。張師傅看到經理動作漸漸緩慢，知道他久坐辦公室，‘猛然干重活有點支持不了，就提議休息一會。於是兩個人在棚房檐下工字鋼上坐下來，一邊擦汗一邊談閑話。小朱不肯閑着，他拿着塞尺（注），試試剛才鋤合的一段井架。他們看小朱塞不進接縫里，相對地微笑了。“喂！”

重經理把小朱叫過來，“鋤得怎麼樣？”

小朱把大拇指一翹說：“河南話，可老美！”

“老美倒是老美，你能不能弄點水來喝喝。”

“水！”小朱开玩笑地說，“我們上班前就象準備旅行的駱駝一樣，灌它個足足的。因為工地沒有水呀！”

“怎麼沒有喝的水？”經理有點困惑，“工地成立的食堂不是搞得很好嗎？”

“就是成立食堂以後才沒有水喝。”張師傅說，“以前在甲方食堂吃飯，人家供給用水。現在，大概是把它當成小事了罷——反正辦公室里有水喝。”

“怎麼沒有人提一提？”

“提倒提過，”小朱說，“老杜總說炊事員忙。其實午飯我們總是在工地吃，忙些什麼，我們不知道。”

“好，等老杜來，咱們再給他提意見，叫他送水。可是，我也有責任。”他低聲負疚地說，“平時深入不夠，聽說辦得差不多就算了。”說着他們又去工作。

又干了一個多小時，這一種規格的鋤釘用完了，張師傅叫小朱去領。小朱剛走，老楊就來了。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實漢子。他一來就要工作。經理知道他剛才是上醫院去了，親切

地告訴他，不要挂心工作，張師傅他們二人也是老搭当了，劝他安心回家休息休息。董經理怎么說，老楊也不听，老楊的理由更多，他說医生診斷他没有什么大病，只不过有些冷熱不調，已經吃了点丸藥，劳动一下，活动活动筋骨，病好得快些。回家一休息，病还会加重呢。經理豈能不願意讓他早些好嗎。經理也說，这一来，他又要失業了。說得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一陣笑过之后，楊師傅叫經理再到別处看看，找点零活干。張師傅更以老朋友身份建議經理到起重那儿帮助推絞車，多一个人就推得快些。經理同意地点点头，他写了个条子送給杜少君，就离开鑄工組向起重那儿走去。

小朱領鑄釘回来，經過絞車边，正好起重工也在休息。一个南方来的青年工人拉住他，問他經理鑄得怎么样，小朱忍住笑，严肃地伸出一个大拇指：“呱呱叫！”并又夸耀地說，“不仅鑄得好，人也挺和气。他还是我的大师兄哩！”

“这个不用你說，秦師傅早告訴我們了。依我說，你这个师弟的鑄釘燒得也是呱呱叫呀！噓——”他吹了个口哨，“小伙子，我們要干活了，你去干你的事吧！”

小朱說笑着跑开了。

小朱剛走，董經理就来了。他对起重組長秦師傅打招呼，又扫了青年工人們一眼，說：“小伙子們，我来幫你們推絞車，你們說行嗎？”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他們都一齐高兴地喊着，有几个甚至鼓起掌来。

干活时，董經理身边的一个青年工人，是团支部書記，董經理小声問他：“小伙子們的情緒都挺好吧？”

“挺好！”青年笑着又添了一句，“就是文娱活动太少。”

“对，文娱活动要活躍起来，以后把公司的乐器調一部分